

龍鳳雙絕劍

上官云飞

著



目 录

第一章	汉古槽坊买酒客	1
第二章	错谱鸳鸯难去留	51
第三章	铁钹蓑衣鬼见愁	82
第四章	方知此老真面目	132
第五章	古寺惊变替罪羊	176
第六章	金钟铜锣好为客	213
第七章	轮回桥上刁艳娘	245

第一章 汉古槽坊买酒客

青海长云暗雪山，
孤城遥望玉门关。
黄沙百战穿金甲，
不破楼兰誓不还！

这是唐时名诗人王昌龄，因崇敬无数中华男儿，在一条狭长遥远的路途上，不避艰苦，不顾生死，洒热血，抛头颅，使中华疆域越过天山，一直拓展到葱岭之外，而写下来的一首慷慨激昂的颂赞诗！

“物换星移，岁月悠悠。”

如今，那些远征军的白骨已化为乌有，他们的功绩亦已逐渐为人遗忘，但是，他们所带去边疆的中华文明，以及他们亲手建立的城池，至今仍屹立如故！

河西酒泉郡，便是他们以血汗完成的业绩之一。

那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古城，城墙整齐，周围有七里长，缘城遍植白杨树，和风吹来叶摇穗舞，沙沙作响，构成一幅美丽的塞上风光。

这座古城，城上还建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古楼，其上悬挂

一面匾额上写着“东迎华岳，西达伊吾，南望祁连，北通沙漠。”十六个大字，说明了酒泉郡在地理上的重要性！

另外，以酒泉所处的地位来说，它东临弱水，北跨长城，南阻祁连，西倚嘉峪关，为古时的国防要地，也是塞内外商旅云集的商埠。

人间秋半，

天上月圆。

中秋节前一天的早上，由祁连山方向驰来一匹驃骑，得得冲入了这座古城。

马鞍上是个黄衣大汉，他头上包着一方金边的白色英雄巾，腰挂雁翎刀，以精巧的骑术冲入城中北大街，在名闻遐迩的“汉古槽坊”外跳下马来。

酒泉以酿造葡萄酒闻名天下，这家“汉古槽坊”更是所有槽坊中之翘楚，生意非常兴隆，每日卖出的葡萄酒足有百缸之多，老板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子，姓张名寄尘，由于为人诚实敦厚，故尔凡是年纪比他小的，都称呼他一声张老爹。

这天早上，张老爹正在指挥伙计们把一批酒罐抬出槽坊时，一眼瞥见那个黄衣大汉在门口下马，连忙含笑出迎，拱手道：“这位壮汉可是惠顾敝坊来的？”

黄衣大汉举步跨入槽坊，一面点头道：“嗯，听说你们这一家的葡萄酒最有名？”

张老爹随后跟入，陪笑道：“是的，虽不敢说天下第一，至少冠绝塞内外！”

黄衣大汉笑了笑，在一只大酒罐前止步，俯身注视罐中色泽清冽而香气扑鼻的葡萄酒说道：“看来不错，可否先尝尝看？”

张老爹立刻取勺舀了一碗葡萄酒递给他，笑眯眯道：“壮士干了这一碗，保证今后就是老汉的主顾之一！”

黄衣大汉举碗一饮而尽，眨了眨眼睛，点头赞道：“果然盛名不虚，好酒！”

张老汉笑道：“壮士要沾多少斤？”

黄衣大汉道：“十大罐吧！”

张老爹张目“哦”了一声，登时满脸堆笑，连连打躬道：“是是，那要用马车载送过去，请问贵府在何处？”

黄衣大汉道：“祁连山接天崖！”

张老爹吓了一跳，张口结结巴巴道：“哦哦，原来是……祁连山接……接天崖啊！”

黄衣大汉精眸一闪，笑道：“不错，还要经过‘轮回桥’，你听说过‘轮回桥’没有？”

张老爹举手敲敲脑袋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仿佛听说过，那道桥是不是很难走？”

黄衣大汉微微一笑道：“这要看什么人走了，有的人通过那道桥便可一步登天，有的人则入地狱！”

张老爹呐呐道：“哦，这么说——”

黄衣大汉打岔道：“别怕，你们只要把酒载送到‘轮回桥’前，届时自会有人出来接送过去！”

张老爹犹豫着道：“很远吧？”

黄衣大汉道：“不远，你们现在送去，最迟明午可到，怎么样，你们送不送？”

张老爹见他面上薄有怒意，连忙哈腰笑道：“送！送！老汉等一会亲自送去，但不知壮士就要这一种，还是要另一种更好的？”

黄衣大汉神色一动，讶问道：“噢，还有比这更好的？”

张老爹捻须笑道：“当然，有一种陈年的，味道比这一种强得多，不过，嘻嘻，价钱要稍微贵一点就是了。”

黄衣大汉挥手道：“走，带我去看看！”

张老爹于是带着黄衣大汉，走入后面一间藏酒房，手指堆积成一排一排层层叠叠的酒坛，道：“就是这一种，这是上好的陈年葡萄酒！”

黄衣大汉伸手摸着一只酒坛的泥封坛口，问道：“这种酒坛好象跟一般酒坛不大一样，是么？”

张老爹笑道：“是的，比一般酒坛要大上一点。”

黄衣大汉笑道：“我是说这种酒坛坛口之大，足可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爬进去呢！”

张老爹道：“是的，这样倒起酒来方便些……”

黄衣大汉道：“味道真比前面的好么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当然，敝坊买卖诚实，最重信誉，壮士不信，老汉可再开一坛让您尝尝看！”

黄衣大汉手指轻弹着酒坛，笑道：“好吧，就买这一种，好多钱一坛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五两银子一坛，壮士要十坛，老汉当然可以少算一点。”

黄衣大汉掏出五锭重足十两的白银，放到他面前的酒坛上，豪爽地道：“不必，你们只要在明天中午前一定送到就行了！”

张老爹连连哈腰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老汉这就命伙计们装上马车——”

黄衣大汉不等他说完，点头一嗯，转身大步走出，张老

爹一直送他出了槽坊外，看着他上马离去，这才吩咐伙计准备马车，然后带着异常兴奋的神情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一径走入后进家眷居住的内院。

他在一间书房门口停住，举手敲门，喊道：“峰儿，你起来了没有？”

房门一开，一个年约十六七，貌若潘安的美少年当门而立，他含笑朝张老爹一躬道：“闻鸡而起，在后院打了一趟太极拳，然后帮丫环挑了五担水，然后吃早饭，然后回到这书房练了十几张字——爷，峰儿应该起得比您早吧？”

张老爹“哈哈”笑了两声，伸手把他拉出书房，说道：“峰儿，咱们等待了八年，今天机会终于来了！”

少年惊讶道：“什么机会来了？”

张老爹不答，拉着他奔向一间卧房，大声道：“绮霞！绮霞！你起来了没有？”

卧房里，一个老婆子由内撩帘而出，答道：“什么事鬼叫鬼叫的？”

张老爹兴奋地道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等待了八年，今天机会终于来啦！”

老婆子目光一凝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祁连山‘龙华园’，他们买酒来了！”

老婆子面色一变，满是皱纹的脸上起了一阵抽搐，颤抖着嘴唇道：“哦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张老爹入房在一张鼓凳上坐下，敛笑凝容答道：“时间不多，你快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吧！”

老婆子看了少年峰儿一眼，随即上床搬下一个小箱，打开小箱，取出一个小包裹和一把连柄的半截断刀，解开包裹，

现出一件婴孩的红兜肚，一方染着血迹的白绢，和一块金光灿灿的圆形金牌！

峰儿看了不解，诧异道：“爷爷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”

张老爹沉容答道：“都是你的。咳，今天爷爷要告诉你一件事，过去我们一直瞒骗你，说你是我们的孙儿，现在我们须得把真相告诉你了！”

峰儿面容大变，瞪大眼睛，骇然道：“爷爷到底在说什么呀？”

那老婆子——张老奶奶——接口道：“峰儿，你其实不是我们俩的孙儿，而是我们在终南山下捡来的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两句话，顿使峰儿俊脸一阵苍白，似乎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，伸手攀住身旁的一只衣柜，定住摇晃的身子，颤声道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……”

张老爹正色道：“真的，那是十五年前的事，那天正是八月十五日，薄暮时分，我与你奶奶行道江湖路经终南山下，忽听到树林中传来一阵婴孩的啼哭声，我们循声入林一看，发现你被丢在一株大树下……”

张老奶奶把那一方染有血迹的白绢递给他，插口道：“那时你只有一岁多，这是你娘留下的血书，你自己看吧！”

峰儿接过白绢，展开一看，只见白绢上写着如下几个了草的血字：“此子复姓司马名玉峰，为难妇双——”

血字只写到一个“双”字便告断止，似因强敌临近，未及写完便即匆匆弃子离去！

峰儿——司马玉峰——双手捧着血书抖个不停，不觉间眼泪如雨而下，瞪望血书一阵之后，突然转望张老爹大声道：“告诉我！爷爷，我爹娘是谁？我爹娘是谁啊？”

双膝一屈，扑地跪下，抱头号啕痛哭起来了。

是的，这变化对他是个意外而又无情的打击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着如此不平凡的身世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眼前这对老夫妇的孙儿，一直相信他们所说的自己的父母已于十多年前双双罹疾逝世的话，现在，以前的一切整个改变了，自己再也不叫张玉峰，而是叫司马玉峰，一个不知父母为谁的可怜孤儿……

张老爹长叹一声，起身踱步，满面严肃地道：“我们无法知道你的父母是谁，但从这块金牌上看，你娘定是祁连山‘龙华园’里的人！”

司马玉峰抬起泪水满布的俊脸，悲声问道：“什么叫‘龙华园’？”

张老爹神色一凝，缓缓道：“谈起‘龙华园’，说来话长了……”

他扶起司马玉峰，重新坐回凳上，清了清喉咙，正要开始说下去，张老奶奶却抢先开口道：“且慢，他们什么时候要酒？”

张老爹一怔道：“明天中午必须送到‘轮回桥’前，怎的？”

张老奶奶又道：“你要和峰儿亲自送去？”

张老爹颌首道：“正是，这是唯一进入‘龙华园’的机会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张老奶奶道：“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你要亲自送去，时间不多，关于‘龙华园’的一切，最好长话短说！”

张老爹点点头，移目凝望司马玉峰，“所谓‘龙华园’，乃是一处武林人判定武功‘品级’的所在地；大约是二十年前，有一位自称‘武圣周梦公’的老人，他在一年之间走遍少林、

武当、华山、峨嵋、崆峒、昆仑、长白等七大门派，分别在十招之内挫败七派掌门人，然后在祁连山创设‘五关’和‘龙华园’，扬言此后天下武林将无门派之分，凡身怀武功者，均可去祁连山‘过五关’判定自己的武功等级，过得一关，便是‘五品武士’；过得二关，便是‘四品武士’；过得三关，便是‘三品武士’；过得四关，便是‘二品武士’；过得五关，便是‘一品武士’！”

然后彼此一视同仁，谁也不必歧视谁师出小门派或师出无门，此举果然大受天下多数武林人的欢迎，大家便纷纷去祁连山过‘五关’，时至今日，七大门派已变成有名无实，如今行走于武林中的，大半都是经过判定等级的武士，就连爷爷和你奶奶也是闯过关的，我们两人都是‘四品武士’……”

司马玉峰不觉听出兴趣，当下收泪问道：“那‘五关’是如何设置成的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每一关都有一种极危险的布置，分轻功、暗器、拳掌、内功、剑术五关，各关均有擅长该项武功的‘关主’把守在那里，你要过关，不但要能安全通过那些布置，同时至少还要和那位关主打成平手，但是一关比一关难过，到现在为止，完成过五关而获得‘一品武士’身份的，也只有寥寥数十人而已！”

张老奶奶接口笑道：“听说武当派掌门人觉清道长曾经易容前去闯关，结果只闯过三关，得了一块‘三品武士’的徽章！”

司马玉峰又问道：“所谓‘龙华园’，又是什么玩艺儿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不知道，只有闯过第五关获得‘一品武士’

的人，才有资格进入‘龙华园’，但以前那数十位闯过五关的‘一品武士’，对‘龙华园’的一切都守口如瓶，所以至今一般武林人仍不甚了解！”

司马玉峰去拿起那块圆形金牌一看，只见金牌的一面铸刻着‘龙华园’三个篆字，另一面铸刻着一个老人的半身像，老人面貌慈祥，长须垂胸，像个南极仙翁，心想这老人必是创设五关的“武圣周梦公”，便抬头问道：“爷爷，这块金牌就是‘武士’的徽章么？”

张老爹摇头道：“不，武士徽章是一小块圆形铜牌，上铸‘一品’、‘二品’、‘三品’等字样，分别以五色丝带系着，犹如一块小玉珮可以佩带在身上，另外，只要过了关获得‘品级’的人，他们又依品级赠给一套绸质劲衣，一品是金色，二品是银色，三品是黄色，四品是红色，五品是青色，各品级的徽章丝带亦与劲衣相同。”

司马玉峰道：“然则这块金牌又代表着什么呢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不知道，但因这金牌上有‘龙华园’三字和‘武圣周梦公’的肖像，故此爷爷断定你娘一定是‘龙华园’里的人！”

司马玉峰拿起那柄断刀打量着，又问道：“这把断刀呢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这把断刀，当时就放在你身边，我想可能是你娘使用的兵器，被敌人打断了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伙计走到房门外大声问道：“张老爹，马车准备好了，要搬上去么？”

张老爹大声答道：“等一会再搬，你先出去等着吧！”

那伙计应了一声，旋听脚步渐渐远去。

张老爹立刻回望司马玉峰道：“峰儿，这些年来，我们一

直在设法为你寻找亲生父母，曾数度去祁连山闯关，但因我们武功不高，始终无法闯过五关，又不知你娘与‘龙华园’是敌是友，故此不敢贸然向那些守关的关主探询，筹思再三，爷爷想了一个笨法子，这个法子是要你自己去冒险，不知你敢不敢？”

司马玉峰既已明白了自己的身世，自然迫切想尽快找到生身父母，一听张老爹为自己想了一个法子，心中大喜，毫不犹豫地冲口道：“敢！峰儿一定敢！爷爷您说是什么法子呢？”

张老爹微笑道：“你四岁时，爷爷即开始教你武功，你想这些年来爷爷对你督导最严的一门是什么？”

司马玉峰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缩骨功！”

张老爹捻须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现在该明白爷爷的法子了吧？”

司马玉峰脑中电转之下，点头道：“峰儿明白了！”

张老奶奶叹息道：“唉，这法子虽妙，却危险无比，要是你爷爷早年不把缩骨功荒废掉，他就可与你冒险进入‘龙华园’一探了！”

司马玉峰道：“爷爷和奶奶辛苦养育峰儿，对峰儿已是恩重如山，岂可再为峰儿去冒性命之险！”

张老奶奶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老实说，我们对‘龙华园’亦有强烈的好奇心，即使不为你事，我们也很想知道那里面的情形。”

张老爹道：“为了找寻你的父母，你是应该冒险一下的，不过，你心里要有准备，也许你将因此而丧命于‘龙华园’中！”

司马玉峰剑眉一扬，决然道：“峰儿只要能找到父母，生死在所不计！”

张老爹面容一正，起立沉声道：“那么，断刀暂时放在家里，你把那块金牌和血书收起来，随爷爷走吧！”

司马玉峰立即把金牌和血书收入怀中，张老奶奶忍不住上前搂住他，流泪道：“峰儿，你一切要小心。那‘龙华园’不比寻常，你此去虽不必过五关，但如遭遇危险时，不防冒险取出金牌，说不定可转危为安……”

司马玉峰遽然要和这相处十多年的两位老人家离别，心中亦很难过，热泪夺眶而出，悲声道：“奶奶放心，峰儿会见机行事的，只是奶奶和爷爷也要多保重……”

于是，老少三人在沉重的气氛中走出卧房，来到槽房中，张老爹遣开一个在槽房里做活的伙计，然后搬过一只一直安放于角落里的空酒坛，旋转着端视一遍，抬目对司马玉峰道：“峰儿，来吧！”

司马玉峰双目一合，深深吸了两口气，两臂徐展徐缩，但听浑身一阵“必卜”轻响，整个身体顿时短小了一半，变成一个二尺半高的小矮人！

张老爹把他抱起放入酒坛中，盖上木栓，低声问道：“峰儿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酒坛中的司马玉峰答道：“很好，这坛肚上的五个针孔足够呼吸了！”

张老奶奶道：“路那么远，你要是觉得难过，只管开口呼唤，你爷爷可以把你放出来活动活动！”

酒坛中的司马玉峰答道：“好的，奶奶！”

张老爹于是又取来一块预备随时应用的干固泥封，巧妙地封好坛口，旋即把它掺杂在一排装满葡萄酒的酒坛当中，然后走去前面店房，吩咐伙计们把酒坛装上马车。

汉古槽坊的伙计们都不知老板张老爹是个身怀武功的武林人，当他们知道了老板要亲自送酒去祁连山时，全都大表反对，一个伙计劝道：“老爹，听说那祁连山中常有强人出没，你老年纪大了，还是让我们去吧？”

张老爹摇头道：“不，这次情形不同，对方是个大主顾，我要亲自去一下！”

那伙计忧虑道：“要是碰到强人怎么办？”

张老爹哈哈笑道：“大不了把这些酒送给他们，我张寄尘是塞上一宝，他们若杀了我，以后到哪里去买好的葡萄酒喝？”

伙计们一想也是，遂就不再劝阻，张老爹旋即奔回内院换上了一套短装，在腰上束了一条白带和一支旱烟杆，然后向老妻说道：“绮霞，你可在今晚把伙计们遣散，告诉他们要回中原居住，然后带一些金银珠宝到柳树堡等我！”

张老奶奶问道：“你几时去柳树堡？”

张老爹沉吟道：“不一定，我总要在祁连山中躲藏个几天，等候峰儿的消息！”

张老奶奶笑道：“好，半月之后，你如未去柳树堡，我就替你立个神位吧！”

张老爹哈哈大笑，大步走出，一脚登上车，挥动马鞭，一声吆喝，马车直向南城门驰去！

酒泉至祁连山仅约百余里，但道路崎岖难行，风沙漫天飞，并且到处是高过人头的黄芦草，每当疾风掠过，芦草随风起伏，有若大海上的惊涛骇浪，人马置身其间，就有一种被吞噬的感觉。

这，也就是边塞雄壮奔放的特有景象！

蝉鸣叽叽，

车行辘辘。

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——

张老爹的马车已抵达祁连山下，他把马车驰入一片树林里停住，正要打开车上一只酒坛，将司马玉峰放出来活动活动之际，蓦觉眼前有人影一闪，冷不防吃一惊，猛抬头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视线瞥处，发现马车旁赫然静立着一个身披紫袍的中年人！

这人面貌十分端正，一双剑眉斜飞入鬓，一对凤目精光灼灼，有如夜空中的明星，神态清逸而冷峻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出类拔萃的道中人物！

张老爹一见之下，面色微变，当下故作惊惶之状，仓惶跳下车座，指着那人嗫嚅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人是谁？”

紫袍人沉默不答，双目来回溜视车上酒坛一遍之后，开口问道：“这是酒么？”

张老爹点头道：“正是，老汉是‘汉古槽坊’的张寄尘……”

紫袍人轻“哦”一声，俊脸现出一丝微笑，颌首道：“久仰你的大名，听说你张老板酿造的葡萄酒，冠绝塞内外，在下久欲一尝名品，只是一直无暇前去酒泉，今晚不期在此相见，幸会之至！”

张老爹拱手道：“多谢夸奖，请问壮士高姓大名，今夜因何孤身一人来此荒凉之地？”

紫袍人不答，伸手抚摸着酒坛，含笑反问道：“张老板这些酒可是要送去‘龙华园’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是的，此处距接天崖‘轮回桥’还有半天路

程。老汉打算在此露宿一晚，明晨再赶上山去。”

紫袍人笑道：“好极，在下明天可以喝到你的葡萄酒了！”

张老爹笑道：“壮士明天要上祁连山‘过五关’吗？”

紫袍人微微一躬道：“不，在下是去‘龙华园’赴喜宴的！”

张老爹道：“啊，原来‘龙华园’有喜事！”

紫袍人道：“不错，明天晚上，‘龙华园’有一双男女要拜堂完婚，在下是被邀入园喝喜酒的一个……”

张老爹点头“哦”了一声，笑问道：“新郎新娘都是‘龙华园’里的人么？”

紫袍人颌首一嗯，忽似想到一件什么兴奋的事，两眼一抬，目放精光，注视车上酒坛一阵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好办法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随即转身抬步，飘然出林而去！

张老爹暗中跟出树林一阵，只见他袍袖飘飘，迈步直往山上登去，一跨两丈有余，转眼便已隐入山腰黑林中，心里惊奇不已，当即转身走回马车旁，低声道：“峰儿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酒坛里的司马玉峰答道：“听到了，爷爷，他是什么人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飘萍奇侠沈凤庭，当今武林第二位闯过‘五关’的‘一品武士’！”

司马玉峰惊声道：“哦，爷爷怎么认识他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爷爷十多年前曾在黄鹤楼见过他一面，那时他已是中年人模样，想不到十多年后他一点也不见老，还是这样风流潇洒，只怕他的武功已达到神化之境了！”

司马玉峰道：“他说要去‘龙华园’赴喜宴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大概不假，他是当今武林数十位‘一品武

士’之一，‘龙华园’里的人不敢跟他开玩笑！”

司马玉峰道：“他临走时说的那句话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看他的神色，似乎不是发觉你躲在酒坛中，也许他是说他自己的心事吧？”

司马玉峰道：“但不知‘龙华园’里什么人要娶亲？”

张老爹道：“谁知道？可能是‘武圣周梦公’的孙儿或徒孙吧——峰儿，此地距‘龙华园’业已不远，只怕常有人经过，你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，爷爷就不把你放出来了！”

司马玉峰道：“好的，爷爷您老人家只管睡觉去……”

一夜无事。

第二天清晨，张老爹驾起马车驰入祁连山，顺着一条山道向上爬，盘峰绕崖，缓缓而上。

晌午时分，马车终于来到了接天崖“轮回桥”前！

有情轮回生六道，

犹如车轮无始终。

这是刻在轮回桥前一面崖石上的十四个字！

接天崖在“轮回桥”之后，是一座高耸入云的绝崖，形状像一只向下扑冲的猛虎，下临万丈深渊，形势极为险恶，人立其下，如受虎扑威胁，令人不寒而栗！

而所谓“轮回桥”，乃是一条长达四十丈的钢索，它临空接连于接天崖中腰间，随风摇摆，险象环生！

这道钢索，便是‘五关’的第一关，凡是有意前来判定自己武功品级的武林人，首须施展轻功飞渡这一条钢索，飞渡成功的，可以再进入接天崖中腰的一个洞门内，继续闯第二关，飞渡失败的，十有八九跌落万丈深渊而死！

张老爹的马车到达“轮回桥”前时，昨天到“汉古槽